

Henri-Frédéric Marrou

希腊卷

古典教育史

*Histoire
de l'éducation
dans l'Antiquité
1. Le monde grec*

【法】亨利-弗雷内·马鲁 著

龚觅 孟玉秋 译

古典教育史

希腊卷

*Histoire
de l'éducation
dans l'Antiquité
1. Le monde grec*

[法] 亨利·伊雷内·马鲁 著

龚觅 孟玉秋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教育史(希腊卷)/(法)马鲁著;龚觅,孟玉秋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5675-5749-9

I. ①古… II. ①马… ②龚… ③孟… III. ①教育史—研究—古希腊 IV. ①G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3574 号



VIHOP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HISTOIRE DE L'ÉDUCATION DANS L'ANTIQUITÉ Tome 1: Le monde grec
By Henri-Irénée MARROU

Copyright © Éditions du Seuil, 1948 et 1981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du Seui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7-735 号

古典教育史(希腊卷)

著 者 (法)马鲁
译 者 龚 觅 孟玉秋
责任编辑 赵 元
封面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15.5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749-9/K·474
定 价 8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文学本体的神圣化：对法国现代叙事文学的思想史研究”（项目批准号：13YJA752004）成果。

本书献给法国大学生吉尔贝尔·德鲁(Gilbert Dru),他作为基督徒抵抗者,被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占领当局判处死刑,于1944年7月27日在里昂的贝勒古尔广场殉难,时年24岁。

第六版序言

当本书蒙出版家们的青睐而得以再版之时，作者义不容辞，唯有仔细校对全书，力求让新版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能推陈出新。首先，我们已尽力扩充原书的格局，充分援引、利用过去二十年间本领域内最重要的新成果，特别是那些填补了旧版的空白，消除了我们为之抱憾的缺失的大作。马丹·尼尔森(Martin Nilsson)关于希腊化时期的学校(1955年)、让·德洛尔姆(Jean Delorme)关于希腊体育学校(1960年)、克里西斯·佩雷基狄斯(Chrysis Pélékidis)关于阿提卡青年学校(1962年)，以及P. 里歇(P. Riché)和P. 勒梅尔勒(P. Lemerle)关于蛮族入侵之后的西欧和拜占庭教育状况的著作(最后两本书分别出版于1962年和1971年)对本书的重订助益尤多。需要指出，上述研究所以存在，部分地是为了回应本书初版中提出的问题，这足以说明新版回过头来重拾学界新知的努力是多么必要，尽管它的问世无论如何还是过于匆忙，因而冒着挂一漏万的风险。

即便如此，我们仍有必要说明补订一部历史学著作的真正意义。人们向来不会质疑重编教材的必要性，因为教材的目的本就是尽可能准确、清晰地反映科学研究的现状，不能不与时俱进。然

而,我们的《教育史》却从来不止于一本分门别类的资料流水账,它是一部“著作”,而这个词意味着著者个人特质的展现,意味着其内在的统一性和雄心。在别处,我曾经说过,历史学著作首先是科学研究,可是,对真理的尊重也要求我们把它当作艺术作品来看待,也就是说,它必须服从于艺术作品应有的那些不容轻易破坏的内在限制。^①

尽管如此,任何著作又只是作者在其生命的某个瞬间,在历史的某个断面上书写而成的。任何否定写作的时代性的做法都是徒劳的,也就是说,如果作者发愿,他毕竟可以写出另一本书。^② 本书初版酝酿于二战中阴霾密布,最远离希望的日子里,在那个时代,重要的是在年轻人的心中唤起自由的火焰,阻止他们崇拜骄横一世的野蛮极权主义,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作者带着苦涩的激情,在书中反对斯巴达式的理想——或者毋宁说,反对斯巴达在当代的奸诈阴险的崇拜者。其时,作者将年届不惑,对他所从属的这代人而言,瓦尔纳·耶格尔(Werner Jaeger)和安德烈-让·费斯蒂耶尔(André-Jean Festugière)^③代表着古典人文主义严格而又得到新生的传统(如今这一传统该由谁来接替?这是年轻一代人需要回答的问题)。作者曾受教于热罗姆·卡科皮诺(Jérôme Carcopino)和弗兰

① 《论历史学知识》,巴黎,1954年,277—289页(《观点》丛书版267—278页)。

② 作者补注:在对希腊教育起源问题的研究中,安吉罗·布列里希(Angelo Brelich)大胆且富有新意的著作《青年男性和女性》(*Paides e Parthenoi*, Rome, 1969)尤其具有启示意义。依照该书的观点,不仅在斯巴达,在古典时期的雅典,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古风时代秘传启蒙风俗的遗存,而根据人种学的研究,此类风俗在黑非洲以及其他“前文字文明”中也可以观察到。参见我在让·博丹学会组织的“教育权利”研讨会上的论文,特别是该文后附的关于古代伊朗教育问题的注释,它试图填补本书新版的一个空白。

③ 译者注:瓦尔纳·耶格尔(1888—1961),德国哲学史家和古典学家,曾挺身反抗纳粹。安德烈-让·费斯蒂耶尔(1898—1982),法国哲学家和语文学家、古典学家。

茨·居蒙(Franz Cumont)门下,如果读者在书中感受到了我的老师的积极影响,那么,他应该和我一样,将其归功于这些大师们的课堂。

亨利-伊雷内·马鲁,1964年7月1日于夏特内

目 录

导 言 / 1

第一部分 古典教育的起源： 从荷马到伊索克拉底

第一章 荷马的教育 / 25

第二章 斯巴达的教育 / 46

第三章 作为教育的变童恋 / 71

第四章 雅典的教育 / 92

第五章 智者学派的变革 / 110

第六章 古典传统的大师之一：柏拉图 / 138

第七章 古典传统的大师之二：伊索克拉底 / 174

第二部分 希腊化时期的古典教育

第一章 “希腊式教育”的文明 / 201

- 第二章 教育机构 / 216
- 第三章 体育 / 252
- 第四章 艺术教育 / 285
- 第五章 初等学校 / 303
- 第六章 初等学校的教学 / 322
- 第七章 中等语文教育 / 346
- 第八章 科学教育 / 376
- 第九章 高等教育:1. 一般形式 / 397
- 第十章 高等教育:2. 修辞学 / 416
- 第十一章 高等教育:3. 哲学 / 438
- 上卷结语:古典的人文主义 / 460
- 译后记 / 475

导 言

本书的主题并无新意,关于它,已有太多的坚实之作经受住了悠长时光的汰洗打磨。既然如此,是否还有必要另写一部全面的论著,用它来再一次烦扰博学的公众呢?我又是是否应该因此而抱憾?^[1]并非如此。因为,本领域已有的作品,总会随着细节的累积和新的发现,逐渐蒙上尘埃,被历史所遗忘,而我们总是需要对问题重新进行总体的检视,以便把所有新的、真实不虚的成果都综合起来。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相关的研究迄今都是杂乱无章的。学者们常常热衷于特定的领域,追索之下,新见迭出,使得那些论题的根基也都常变常新,而另外一些本来更值得探求的领域却乏人问津,结果每当我们试图构建新的大厦时,这些空白之处总会显露无遗。在写作时,我就经常为这种捉襟见肘的尴尬所苦:我希望构筑某一座高墙,却从前人那里找不到足够的材料来支撑它。有了作者这样的一番甘苦,读者从本书里寻觅到的内容或许将比我敢于期望的更多。

另一方面,历史性的知识,作为关于人的知识的一个特定方面,从来都是变动不居的。我们对人、世界和生活的理解总是处于永恒

的流动之中。从来没有什么关于历史的主题是不需要被定期置入一个恰切的视野中加以重新思索的,因为我们看待世界的眼光作为一个整体绝不会一成不变。

最后还有一条理由。对一切有价值的问题,我们都应该提供简明的概要和导论,这样做至少能为更深入的研究做出铺垫。大学生们在这方面尤有迫切的需求。此外,我觉得自己还应该考虑到一般知识公众的需要,他们有权了解科学研究的新进展。为学术而学术是无益的,学术应该成为我们时代的文化赖以培育、滋养自身的源泉之一。

古代教育和现代教育

对我们现代人的文化而言,古代的教育史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它代表的是我们自己的教育传统的源头。不管时间如何流逝,我们仍然是希腊—拉丁人,我们文明的精髓源自他们,而我们的教育制度尤其受惠于古人的伟大传统。

古代的学派在穿越了中世纪早期蛮族统治的黑暗岁月之后,的确逐渐在西方湮没(尽管学术中断的具体时间因国家而异,在某些地区它还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这是我在下文中会加以说明的。然而,随着学术研究在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再度兴起,古代的教育方法又重新焕发了光彩。不错,历史上的一切复兴相对其伟大的原型而言,都是笨拙的、不完美的,但加洛林时代的人们毕竟执著地展开了探究,而且的确在某种意义上成功地寻找到了一度中断的传统。

鉴于中世纪文明自身的蓬勃发展,自12世纪开始,西方基督教世界逐步建立起独特的、有别于古代的教育机构和教育方法。^[2]尽管这样,对古代典范的记忆和萧规曹随的意愿,在这个时代人们的

意念中仍旧挥之不去,甚至在新的模式趋于鼎盛的 13 世纪也同样如此。需要指出,长久以来,我们贬低了这个时期的思想在整个人文主义的发展史中的地位。

不过,还是需要等到 15、16 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新兴的现代教育才真正以复古为己任。今天我们对人文主义的遗产依赖之深,远远超出人们一般的想象。仅举一例为证:从总体上说,今天法国的中等教育依然不出 17 世纪建立新教学院(Académie protestante)和耶稣会学校的前人们设定的藩篱。^[3]

意识到自身的历史根源,当然有助于实现通透的自我认知,但这一点仍然不是本书真正的兴趣所在。历史本身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经验:既然社会现实都是主观设计的产物,对自我根源的意识反倒可以让我们走出塑造了自己、使我们如其所是传统,从而逃离历史决定论的桎梏。

我们对历史的了解越丰富,就越能建立起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对话。我们今日与父辈已有足够的差异,以至于他们所受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对我们而言已是扞格不入,其中有太多的东西让我们感到惊讶,与我们的实践或愿望相抵触。对这个问题,成熟的读者可以在本书的论述之外展开自由的思考。

同样,自我与他者间的丰富对话并不要求我们放弃自我。对话只是一种文化工具,它的确可以扩大我们的视域,让现代人摆脱幼稚的、妨碍我们想象“另一种自我”的自大情绪。但是,对话固然强迫我们去思考,却并不一定改变我们的行为方式。历史提供的例证只是让我们去体会我们的选择的根据何在,让我们的意志建立在自觉性的基础之上。凡事在下判断之前必须先尝试去理解,历史学家尤需具有同情心和理解力,这让我不得不担任古代教育制度的辩护者,但有一点很清楚:我所以向读者描绘古代制度,只是提出可供思考的经验,而非把任何不可违背的教条强加给

他们。

演变的曲线

本书将要勾勒的历史长达 15 个世纪,即从公元前 1000 年持续到公元后 500 年。因此,我们讨论的必然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演化过程,其中的主题不可能是单一的。如果我们先入为主地认为,古代的地中海世界只存在一种古典教育模式,一种一以贯之的、确定的教育体系,那我们将偏离历史的本相。

毫无疑问,不可能一开始就存在什么成熟的、高度发展的体系,它只能是相对晚近的历史的结果,我把其时间点定为两位大教育家即柏拉图(Platon)和伊索克拉底(Isocrate)出现以后。这种滞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教育是一个社会用以向年轻一代集体传递其价值观和代表其文明特性的技能的手段,因此和文明本身比较起来,它只是一种次要的、附属性的现象,通常来说是文明母体的一份“凝练的概要”(之所以用“通常”一词,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一些不合逻辑的社会,那里的年轻人所受的教育与这些社会中实际的生活准则不符,而其真实文化的传递途径则游离于正式的教育体系之外)。有鉴于这种时间上的落差,总是必须等到文明本身获得其独特的形式以后,反映它的教育制度才可能被孕育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当希腊文明走出其伟大的草创时代之后,古代教育制度才会真正出现。事实上直到希腊化时期,古典教育的框架、结构和方法才达到成熟的境地。而一旦臻于完美,它的生命力就完全显现出来:在此之后的很多个世纪里,由于一切文明现象固有的惯性(教学活动的陈规把这种惯性表现得尤其明显)使然,教育体系都保留了这种组织结构及其实践方式,它走出希腊世界,陆续在罗马、意大利和整个拉丁化了的西方世界立足生根,其

间虽有局部的和次要的调整,却不曾经历整体的变迁。人们或许很难想象,这个历史进程令人震撼的程度,竟可与地中海世界皈依基督教一事相提并论。在教育领域,古典文明此后的衰落并非突变,而只是以逐渐僵化的形式体现出来的,它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稳定。

因此,我们在下文中将要描述的历史进程并没有遵循古代思想中常常见到的著名的钟形曲线,^①即上升、顶点和不可抗拒的衰落。在本书第一部分,我们的叙述当然会始于公元前 5 到 4 世纪的上升阶段,即古典教育从肇始到成熟的时期。但这内在的完美并非转瞬即逝的巅峰:古典教育的成熟是慢慢酿就的,它在达到其最终的形式之前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而其高峰期也持续了数个世纪之久,包括了全书第二部分论述的希腊化时期及更晚近的阶段。罗马人在教育方面的贡献(第三部分)仿佛是与时间签署的一份新的约定。高峰之后,古典传统并未陡然消失,尽管在西欧,蛮族入侵和西罗马帝国政制的瓦解导致了曲线的中断,但它依旧在东方的拜占庭长久地延续。只是,当全书结尾时我们将会看到,此时另外一条曲线已经悄然萌生:在基督教社会的一个特定领域即修道院中,新的过程已经开始,后来统治整个西方中世纪的全新的教育制度由此发端。

从军事贵族到文人

如果要用最简洁的术语概括古代教育史的复杂进程,我愿意说它体现了从贵族武士文化到“文人”的文化的转变。^[4]大凡精致、成熟的文明体系,以文字传承下来的对过往历史的记忆无不起着至关重

^① Polybe,《古罗马历史》(*Histoire Romaine*),VI,51。

要的作用,因此对这些文明而言,教育首先意味着掌握文字。《古兰经》中用“有经人”(ahl el kitâb)来称呼犹太人和基督徒,其间不乏惊异和敬意,指的就是这一层含义。相反在另一些“野蛮”的文明——例如在先知时代的阿拉伯世界中,社会的上层集团由军事贵族组成,顺理成章的,这些社会的教育就带有浓重的军事色彩,总是以勇武、坚韧和强壮体格的塑造而非以智力的培育为导向。

一部古希腊的教育史,体现的就是文明从后一种类型向前一种类型变迁的渐进过程。我们看到,古代文明在其最早的源头处处充满了尚武精神。在随后出现的作为文明根基的《伊利亚特》中,被颂扬的是英雄们的赫赫武功,但荷马史诗本身却又标志着“书”这一文明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在尚武的文化中由此逐渐渗入了文字,或者说书籍(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书是供人吟唱、朗诵而非阅读的)的成分。另一方面,我们在或许更长的时期内,也始终能看到军事贵族文化的广泛存留:古代文化曾长期赋予身体和体育运动很高的地位,便是明证之一。这种二元性一直持续到这段历史的最后阶段,此后,基督教信仰决意把文化和教育建立在《圣经》这独一无二的书籍之上,从中汲取一切知识和生活的准则,而古代的文人阶层也就最终转化为基督教的经师。

东方世界的文人

直到此时,古典教育史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和近东地区的诸种文明对立,后者为我们提供了文人文化最典型的特征。无论是其中的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还是叙利亚的文人文化,我们作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精神后裔,都能从圣经《旧约》的智慧各书,特别是《箴言篇》中找到它们的回音。该篇旨在为培育道德纯粹、品质高洁的臣子提供教益,它用格言的形式概述了古代犹太和以色列王国(公元

前 10 至 7 世纪)文臣们的传统智慧。^[5]

当然,这些东方世界的文人文化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具有各种很不相同的形式,对此我们目前仅需从技术和道德两个角度加以概述。从技术上说,文人文化顾名思义首重文字典籍,所谓“文人”,不就是掌握文字秘密的人?可我们知道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曾使用过多少种文字,由此在实践中又带来过多少困难。这些书写形式包括了象形文字、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拼音文字)几大系统,还不用细说古埃及曾同时使用象形文字、僧侣体的雅文字和民间俗文字,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曾在同一文化背景下使用不同的语言(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和后来的阿拉米语),其中的纷繁复杂更令人难以想象。古埃及象形文字中表示“文人”一词的符号就具体而微地再现了书写工具的构成,给人深刻的印象:芦苇笔、水罐、调色板和两个分别用来盛黑色和红色墨水的小碗。在希伯来语中,“文人”拼作 sôpher,它和“书”(sêpher)一样,都源自 sâphar 一词,即书写、计算之义。

以社会学的视角观之,文人其实就是国家官吏,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文字技能为权力机构服务。在埃及,君王大权独揽;在美索不达米亚,权力先属于神职人员阶层,而后也落入王室之手。无论从历史年代的早晚还是从事实的稳定性来看,为政权效力都是东方文人的“首要”功能。某些历史学家颇具浪漫主义式的想象力,他们总认为文字在发明和使用伊始是为了记载某种神学的或形而上学的教义,可事实恰恰相反,行政和财政体系的实际需要才是文字最初的服务对象,^[6]只是到了更晚的时期,它才渐渐脱离这种纯然功利的目的,被运用于历史或思想记录等更具超越性的领域。然而即便如此,东方文人始终保留着自己的主要职责,如记账、整理档案文献、起草法令等等,他们负责国家政令的上传下达和实际执行。

由此可见,文人阶层在政治和社会层面总是凌驾于农民、手工匠人等需承担劳役的芸芸大众之上,他们甚至或多或少地成为权力